

一个人对一山一水的爱恋,对一景一物的不舍,都是源于他内心深处的爱。于我而言,安龙招堤以它独有的温润和魅力,让尘世的芳华,静静地沉淀在招堤的山水与安龙的烟火之间,让我对它的依恋欲罢不能。

此刻,我缄默着,伫立在半山亭,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招堤的一汪碧水安静地依偎在小城安龙的怀抱,荷塘的十里荷花静谧地卧在迷雾蒙蒙的烟波之上,那错落有致的亭与桥的远方,有含黛的远山,有满城的人间烟火若即若离,若隐若现。而我眼前的一草一木、一亭一水、一桥一花,仿佛蕴含着岁月流淌的温润,蕴藏着时光里安龙招堤沉淀下来的厚重文脉。

来安龙招堤旅游观光的游人,多是为了一睹十里荷塘荷花盛放时的迷人梦境,却不知沉静在安龙的这一方人间美景,最初的出现只是源于为民解难。公元1694年(清康熙三十三年),安龙县城北的陂塘海子湖水因水域宽广辽阔,一到雨季就有山洪,泛滥的洪水不断冲毁百姓房屋、田地。当时任职兴义府游击的招国遴,看到百姓深受水患之苦,主动牵头,集资募工,修筑了一个300多米长的石堤坝。修建完工后,石堤坝稳稳地横卧在陂塘海子的碧波之上,锁住了每年肆虐百姓房屋、田地的水患,从此让一方百姓得以安居。百姓们念念不忘他济世安民的善举,便将这道堤坝命名为招公堤,如今简称招堤。

漫步在招堤岸边,思绪绵长。最初招国遴修建招堤的初心,是为了给老百姓治理水患。而数百年后,不断继任的地方官员们在招国遴修建招堤的基础上开始修缮、打理、规划,不仅在岸边植柳种桃,还陆续在招堤周边修建起了涵逸阁、一览亭、半山亭等观景台。

岁月流转,此后,招堤这道防洪古堤,慢慢地在时光中蜕变成一个山水相依、亭台相连的清幽佳境。放眼望去,十里荷塘的荷花悠然绽放,三百余米的弯曲廊桥蜿蜒在荷塘的水面之上,两岸随风摇曳的垂柳轻拂水面。山与水相连,城与郭相依,自此,招堤便开始了它绵长的风月、不息的文脉。

于此,不得不说一说招堤景区入口那历经百年风雨沧桑的对联:“前招公,后张公,乃武乃文,挽沧海狂澜,并作中流砥柱;仿白堤,肖苏堤,好山好水,细邀风高咏,偷然上界神仙。”寥寥42字,道出了招堤源远流长的文脉根基。

大家所熟知的杭州西湖白堤与苏堤,都是因为历代文人墨客题写的诗词而流传千古,而安龙招堤吸引人关注的是文武相承、初心不改。那时,招国遴身为武将,他不迷恋功名利禄,而是以利民之心修防洪堤岸;而后的知府张镗不断修缮招堤的亭台景致,用流淌的文脉滋养着一方水土一方人。招国遴与张镗,一武一文,一个固守一方水土、一个兴起一

方文风。

建在招堤边上金星山上的半山亭,更是招堤文脉弥漫最浓、最耐人寻味的一处景点。

公元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时任知府的张镗加固修缮了招堤的堤身,后来又依招堤边上金星山的山势走向修建了供游人观看风景的半山亭。有一次,张镗在半山亭宴请宾朋,其年仅十

景。而他“德及则信孚,信孚则人和,人和则政多暇”的感悟,让我们看见了少年张之洞心系民生、与民同乐的初心。是他让一座不那么起眼的山中小亭,跳出了寻常的风花雪月,在岁月中承载起招堤绵延不绝的人文风骨。

山水,自有它怡人的温润,故乡,也有它温暖的深情。招堤金星山半山亭右侧的怀

其中最为别致的要数醉荷亭了,醉荷亭的匾额书法出自当代女书法家肖娴之手,她的笔墨清雅,与亭景浑然融为一体,直让人惊叹,而醉荷亭亭檐的四周繁复精美的彩绘更是栩栩如生,只要细细观赏,彩绘的图画既有安龙的古史典故、山川风物,又有安龙的民俗风情、花鸟生灵,细细描摹着安龙的山河百态、人间烟火。



走进安龙招堤

□ 牧之



一岁的儿子张之洞,触景生情,提笔挥毫,写出了七百余字的《半山亭记》,满座宾朋无不拍手惊叹,就此成就了一段流传至今的文坛佳话。

如今,当缓缓登临半山亭,映入眼帘的石壁上篆刻的《半山亭记》依旧清晰如初。想起少年张之洞,心中有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他写《半山亭记》时,心思是那样的澄澈、笔触是那样的灵动,将招堤四时风光写得淋漓尽致,让后人叹为观止。他写招堤天晴之时是“沙明荷静,舞翠摇红”;写烟雨来时是“柳眉烟锁,荷盖声喧”;写春夏澄澈时是“水绿波澄,莲红香远”。于是,在他的《半山亭记》里,我看到了招堤朝有苍翠千重,暮有烟霞万顷,四时景致各有风姿,岁岁不尽相同的景象。

在少年张之洞的笔墨里,更藏着难得的开阔胸襟与思考。特别是那句“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就这么悠然地轻轻点破了山水与人心的联结,让我们看到和悟到了天地风月本无高下,只是因为有了人的守护、有了人的细细品读、有了人的不断传承守护,那些寻常的山山水水才能成为千古的胜

乡桥,藏着游子朴素的初心与桑梓情怀。这座玲珑精巧的雕栏石拱桥,是安龙籍将军杨滨心系故乡、捐资修建而成。放眼看去,一座石拱桥横卧在荷塘的湖水之上,宛如一轮弯月,倒映在荷塘的碧波之中,让人浮想联翩。于是,在招堤,每当月儿高挂在石拱桥之上,望着荷塘涟漪中摇曳的月影,便会情不自禁想起杜甫“月是故乡明”的诗句。

是的,走遍天涯的游子,见惯了外面世界的喧嚣与繁华,心中放不下的思念与牵挂,还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当我再次从这座小小的石拱桥走过,我想到了它承载的不仅仅是游子对故乡的赤子之情,更是安龙温润绵长的人文魂脉。

如今,招堤的荷塘之上,蜿蜒的曲桥串联起一座座亭阁,也串联起招堤数百年的风雨与新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当地政府逐年修缮养护景区,在时光中慢慢复原“十里荷香”的旧时盛景,让三百米曲桥穿梭于荷塘之间,五座亭阁临湖而立,黄瓦红柱,飞檐翘角,古雅端庄,气韵悠然。

流连在招堤荷塘的曲桥之上,经过三百余年风霜雨雪的洗礼,今天脚下的招堤早已不再是当初那道防洪堤坝。随着岁月的磨砺和沉淀,而今招堤的一山一水、一亭一荷,皆是岁月的馈赠,亦是人心沉淀的丰硕。

招堤,已成为安龙温润厚重的城市名片,它在多彩贵州的山水之间,只用它独有的温婉从容迎来春天的柳烟漫漫、轻柔婉转;迎来夏天的荷香万顷、清丽嫣然;迎来秋天的碧水澄空,疏朗明净;迎来冬天的静影沉璧,安然恬淡。

如今的安龙招堤,正在时光中静静等候每一个心怀温柔、奔赴山水的人,前来招堤揽一池风月、品一脉人文、安一世初心。

牧之,本名韦光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诗人协会副主席,文学双月刊《万峰湖》执行主编。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十月》《诗刊》《民族文学》《北京文学》等。



“桥”见贵州 (外二首)

□ 罗迦玮

贵州的山险峻无比
 风雨之中
 见到的彩虹
 已是心灵的相通
 跨越了迷茫
 可把一道道天堑
 转化成宽阔的通途

从此山与山的相拥
 穿越了峡谷
 和岁月的阻隔
 把高原人的心声
 高原人的情义
 高原人的向往
 汇涌成滔滔的秀水

一路染绿了的心愿
 是连绵的山脉
 繁衍着香火的不息
 龙一般奔腾千里
 把振兴的希望
 在文化的自信中
 挺举成凌云的壮志

一座座
 桥的横跨和托举啊
 绘就了世界的奇观
 挂在了天地间
 山上奔驰的车流
 在风云的叱咤中
 掀开了画卷的大美

曾经的闭塞和落后
 早已飞逝而过
 “桥”上见到的贵州
 已是时尚
 与原生态的交响
 引来了
 世人的向往和陶醉

黄金菊

是火辣辣的太阳
 在七月的风中
 洒下的一朵朵金黄

在郊外的山野
 和田边地角
 静静地
 闪烁着太阳的色彩

让热火朝天的大地
 由此有了
 花儿的亮丽
 开开心心的笑容

有了柔柔的温情
 和风中欢快的畅想
 有了不灭的灯火
 照亮了思念的梦乡

盛夏的炽热

盛夏的炽热
 是火辣辣的太阳
 已洒落成
 花儿的灿烂
 掀起了
 浓浓的香郁
 和阵阵滚烫的风流

要把
 人们淌下的血汗
 浇铸成硕果的辉煌
 要把稻禾
 孕育的稻谷
 催熟成
 一派丰收的景象

盛夏的炽热
 是热情的高涨
 敞亮了大地的胸怀
 要把萦绕的雾霾
 蒸发成
 满天的彩霞
 让人们有了
 心中最美的仰望

■ 罗迦玮,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民族文学》《十月》《中国民族报》《星星》等。



又见独竹漂

□ 王长育

很多时候,动人的风物不在远方,而是在故土寻常烟火里。黔北赤水大同古镇,我到访过多次,总以为这座千年商埠的模样早已熟稔于心。直到今年再次驻足古镇码头,静静看一场独竹漂表演,才读懂这方水土藏了千年的从容与坚守。

入夏后的河水,略带几分野性,云雾萦绕河岸码头,古镇褪去了平日的静谧,多了几分热闹喜庆氛围。河面上,几位非遗艺人,赤足踏在碗口粗的楠竹之上,手执竹竿,轻点碧波悠然前行。竹随水动,人立竹上,踏竹之人身姿安稳,转身、绕行、静立、徐滑、冲浪,动作舒展从容,全无刻意炫技之感,唯有人、竹、流水相融相契的自在,宛若古人“一苇渡江”的悠远意境,赢得两岸游客和市民阵阵喝彩。

年少时看独竹漂,只觉身姿轻盈、赏心悦目;如今再静心细品,方知这份飘逸洒脱的背后,是赤水先民世代积淀的生存智慧。独竹漂起初并不是专为观赏的表演技艺,而是一方水土孕育出的生活技巧。古时赤水河道滩多流急,舟船难以通行。赤水河流域盛产金丝楠木,曾是朝廷征用的重要建材,为转运木料,河畔百姓就地取材,踏木为舟,执竿为桨,常年穿梭于急流险滩之间。日复一日的水上劳作,慢慢淬炼出独木渡水的独门绝技。

生计之余,乡民以河水为台、划舟取乐,原本谋生的技能渐渐演化成民间竞渡民俗。清乾隆年间,楠竹普及,柔韧轻便的楠竹取代了笨重原木,独竹漂自此定型。每逢端午时节,两岸乡民齐聚河畔,踏竹竞渡、嬉戏比拼,落水的欢笑顺着水波四处荡漾,朴素的乡土竞技,满是鲜活的人间烟火。复兴古镇马鞍山汉晋崖墓留存的石刻纹路,寥寥数笔定格先民踏木渡水的身影,无声印证着,这项古老技艺早已深深镌刻进赤水的文脉年轮。

这片滋养了千年民俗的河水,也曾见证过峥嵘岁月。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险滩激流挡不住前行的脚步,将士们和当地群众就地取材,以竹筏为舟、以竿为桨,破浪渡河、突破天险。寻常山野楠竹,不再只是乡民的谋生工具,多了一份厚重的红色底蕴。

岁月流转,时代更迭。曾经依附于水上劳作、乡间竞渡的独竹漂,随着水运革新、生活方式转变渐渐沉寂,一度淡出大众视野,面临后继乏人、技艺失传的困境。所幸一代代本土传承人彭刚、陈磊、熊彬等,扎根河畔、默默守艺,加之当地文旅部门悉心呵护,打造非遗传承基地,开设传习课堂,让深藏山野的古老技艺得以传承,走出赤水,登上全国赛场。

大同古镇,这座始建于东汉的千年商埠,融汇盐运商贸、红色征程、乡乡民俗等多重文化底蕴,独竹漂与赤水竹编、古法油纸伞等非遗技艺相伴共生,成为古镇文化品牌。端午时节,河面中,竹影凌波舞翩跹,古镇上,长桌宴蒸笼飘香,一动一静,相映成趣、韵味悠长。如今每逢节假日,八方游客慕名而来,临水观赏非遗风姿,沿街品味古镇烟火。古老技艺走出岁月尘封,融入文旅新篇,既滋养着一方乡土,也带动群众增收。

一根楠竹,阅千年风雨;一舟独渡,承载故土深情。独竹漂真正动人之处,从来不止于水上飘逸的身姿。它是赤水河先民顺应自然、自强不息的生活写照,是赤水河畔代代赓续的乡土文脉,更是非遗文化守正创新、拥抱时代的生动缩影。

又见独竹漂,碧波荡漾,竹影婆娑。眼之所见,是千年技艺的新火相传;心中所感,是乡土风物的坚守与新生。一群平凡守艺人,以热爱守护文脉、以初心接续非遗;一门古法老技艺,融入时代、扎根乡土,在文脉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交融共生之中,续写黔北大地生生不息的新篇章。

■ 王长育,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文化报》《贵州日报》《遵义日报》等。



晒伏,晒福

□ 郭海燕

股脑全掏出来抖开,往绳子上一搭,风一吹,哗哗作响。晒伏,简直是一场热闹的仪式。床单、薄衫一件挨着一件,大小竹匾,尽数搬出来,晒干菜、新晾的鱼皮,简直琳琅满目,全都在阳光下吐纳着气息。

我盯着一件半身裙,挪不开眼,裙摆上印着牡丹,尽管年头久了,花色淡去几分,可半点不显陈旧,反倒衬得裙子耐看。早听母亲说过,这是她年轻时候穿的衣裙。想来当年的母亲,定和这漂亮的衣物一样,肌肤细腻,眉眼鲜亮,浑身透着鲜亮和温柔。我伸手摸了摸,裙子滑溜溜的,裹着太阳晒出来的气味,香香的。母亲擦着汗走过来,见我捧着裙子发呆,笑着唠起旧事。她说那会儿夏天没有空调,一件薄绸裙便是顶好的解暑衣,赶集、走亲戚都爱穿它。说着,也伸手抚过上面褪色的牡丹,指尖摩挲,眼底漫开一层温柔,满满的怀念。

七月伏天,一场雨连着一场雨。大太阳故意躲猫猫似的,从天空撤去踪影,屏声敛息,这在其他年是没有过的。往年的雨季,间歇之时,云层总会裂开一道细缝,太阳便探出半张暖融融的脸,几束金光直直垂落,给低空的云团镶上金边,一朵朵铺开,活像盛放的金莲花。而今,漫天雨丝,淅淅沥沥,一直往下飘,盯着看久了,总恍惚觉得天上落的不雨,而是田地里待要泛黄的谷粒。

一天若干次,母亲频频望天,就想着雨停晾晒。她时不时伸手探探门外,嘴里小声念叨,“这雨怎么就没完没了。”于母亲而言,伏天晒东西,不只是除湿气,更是晒福气。

盼啊盼,终于等到了晴天。云开雨散,日头火辣辣的,光线如刀,割开层层积了许久的潮气,直直地往院子里泼下来。母亲眼睛一亮,停了手里的活计,抓着晾衣绳、竹竿一通忙活,被褥、床单一

晒伏,还会晒咸菜、晒鱼。萝卜干,齐齐躺在竹匾上,像被阳光浴,眼见着水汽一点点蒸干,身体褪去湿软,变得柔韧紧实,鲜味儿又重新锁进肌理里。往后一整个秋冬,喝粥、配饭,都有爽口小菜,这便是伏天馈赠的口福。

有点不可思议的,当属晒鱼。墙面直直的,鱼皮滑腻,没有半点黏性,按理说根本挂不住,可鱼身往墙上一贴,却被牢牢吸住,一排排稳稳贴在墙面,极少滑落。这么晒自有门道,一是离地高远,院里馋猫够不着,防着偷偷啃食;二来也是庄户人家藏不住的欢喜,路过的邻里抬眼就能看见满墙整齐的鱼,总要停下夸赞几句,打趣一下:了不得,捞了这么多鲜货!

从前,我尾巴似的跟在哥哥姐姐身后,下河摸鱼捉虾,晒得黢黑,却欢喜地一起拎着满满一桶“战果”。刚踏进院门,家中的老橘猫,大老远就颠着身子迎上

来,仰着头喵喵不停,更围着脚跟,来回打转。人走一步,猫便跟一步,尾巴缠在脚踝,绕来绕去,叫声一声比一声急切,眼巴巴盼着能分到一口鲜。自然的,老橘猫能分到一碗鱼内脏,自家的晚饭餐桌上,也多了一碟子炸鱼,酥脆金黄。一家人,全都有了口福!

晒伏,晒的从来不止是衣物粮食,是久雨过后重见晴空的宽慰,是双手劳作换来的满满收成。人间最好的福气,从不在远方,就落在盛夏的小院里,一身暖阳,岁岁年年,安稳绵长。

■ 郭海燕,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农民日报》《青年博览》《小说林》等。

